





長壻張太學尚成祭文

嗚呼尚成胡爲而遽止耶吾年八十餘方期屬  
子以後事而子顧先之乎汝疾經年骨肉危懇  
邇聞小愈慰矣一哭太母而遂下從之也嗚呼  
哀哉子之可以未死者四未可以死者三何死  
之易耶夫士行有三不祥戾者不馴汰者不恪  
慶源淺者不長皆死道也子之世德茂矣令先  
公更以清風亮節益厚其壻而位未滿德壽不  
副仁抑而張之其券在子一也仙華降神申甫  
輩出子宅其下將必更述靈焉二也子初扶柩



過韶石道出淖中有司者治之耳乃出橐金百  
餘以相助韶人至今頌之比歸而與人訟田余  
貽書相勗曰我輩田土與其多管幾坵盍若多  
傳幾代子瞿然立罷人所難也從弟饒而欲拓  
其宅斲睡相聞非居奇一會乎子慨然急舉而  
讓之今之簷牙相壓者皆爾產也是足以風矣  
三也生平無機械無町疇無雌黃亦無疾言遽  
色故所至而人宜之更不以馳逐勞而形不以  
牙籌役而心不以麩糞昏而神常日碁一枰詩  
數闋足而事矣其衷慈以祥其度靜而遠非壽

徵歟四也具是四端自足永命故曰可以未死  
也乃檢子人間事未了多矣先公久在殯而未  
襄也太母新喪而几筵未撤也此其最大者也  
且業已屈首受書而區區以一胄監老承家簪  
笏之謂何吾女之彌留也諸兒大者髻小者乳  
尚摩其頂而囑之曰必有以慰我夜臺乃瞑今  
玉樹雖行行尚青衿也而能遽瞑乎哉故曰未  
可以死也未可以死而死可以未死而遽死天  
耶人耶嗚呼哀哉憶子之初謁吾門也實偕次  
壻人皆嘖嘖門楣父老有精相人術者私相謂



卷之三 月集 卷之五  
日二妙則誠聯璧然恐非長年客也余亟叩之  
曰李郎淺淺者耳張郎厚重故應勝之然肉肥  
而神弗稱花甲恐非所幾今不幸言而中矣嗚  
呼哀哉然李婿之入成均也余猶獲周以京兆  
之月俸後次女歿于副院任醫藥殯殮費可數  
百金父母之心庶幾少盡而子之夫嬪蓋闕如  
也子雖不言余獨不媿于心嗚呼哀哉子三四  
年前已不勝拜余每見輒止之人笑司馬門中  
有揖婿嗟嗟今欲子長爲揖婿尚可得耶長女  
亡時余未六十聞其疾亟馳視之與之訣與之

蓋棺二十年餘歷歷也今聞子計足難前矣哭  
無淚矣欲草數言寄哀思亦幾咽幾止所絮絮  
以代憑棺第家常口語爾子其知之乎弗知耶  
嗟嗟人之不朽豈必在壽名卽壽也天之錫福  
豈必於身於其子孫卽福也子之涉世有令名  
矣使諸甥能孝且友積和致祥若王家兄弟佩  
刀事子雖亡猶未亡耳子往而率彼亡婦敬事  
兩尊人冥冥之中日上觴而舞袖亦復何憾嗚  
呼尚饗



羣玉山房文集卷之六

葵東許弘綱著男

嘉祐

欽充

嘉祐

孫欽堯訂梓

欽充

曾孫

荃

元孫

匡來

淳鈺

脩來

重輯

行狀

明故王府典膳裕菴丁公行狀

公諱沂字宗魯別號裕菴世為義烏稽亭里人  
義烏之有丁氏始於宋婺州錄事奐而其由盤



谷析居稽亭則自免孫文懋始文懋距公十三世矣而食指日繁隱德日茂王父永貴父和世脩其勤母隕厥問公生而豐下舉止凝重夷然不設城府而雍容欵密士無賢不肖皆傾心焉早習治生攻苦食淡下至與臧獲程勞元配傅孺人更精覈善佐內低昂出入若然中機歲收子母什一之息以百千計塲圃池沼魚米蔬菓稱是累世之積至公益饒而公故寬然長者不屑屑效閭巷米鹽時積時施其赴義若水之就嘉靖甲寅捐金若干倡成洋灘橋丙辰復捐

金倡成下埠浮橋乙卯歲大侵捐穀助賑戊午邑中礦賊驟至邑令趙大河募兵雙林復捐金爲行間犒賞費前後所散金錢庾粟足當中人產幾而公無德容亦無倦色其責進所寬貸貧病所周恤故不減是鄉人翕然稱焉後以

恩例授王府典膳邑大夫往往欲賓致之公堅謝曰沂不敏無以辱諸大夫大夫崇龐德以風庶民則有二三者老在令益異焉建安王聞其賢遂以宗女妻其幼子故事閩左得遙尚宗女皆就贅而王獨遣嫁實嚴重公云蓋余旣舉於鄉



始謁公堂下公時望七髮種種矣而主人之禮  
秩如正襟危坐雅談丙夜不懈其議論常依乎  
寬而一稟之忠厚始終垂二十年不聞其有暴  
厲之色咄咤之聲公初艱嗣傳孺人爲公多置  
內所舉四子二女不一姬而孺人撫之如已出  
且如一姬出者用是而益知孺人賢也公生正  
德戊辰二月朔卒萬曆甲午某月日享年八十  
有七尚在殯孺人生正德庚午八月二十六日  
卒萬曆某年月日享年幾十幾以公命先祔大  
墓之左公子長必信次必恭必敬季必望卽儀

賓女一適余從叔文東一適同邑葉思忠以武  
功著孫男女曾孫男女若干人嗟夫古里閭而  
輕用其貲大率陶朱公幼子耳勞苦治生者舉  
一錢如九鼎何暇恩怨之圖不者以利易名沾  
沾自喜淺已裕菴公夫嬪力作以成萬金之家  
而人不稱苛出不稱嗇予不稱夸何卓也至其  
表裏瑩然雍容樂易豈直絕塵田舍翁幾於道  
矣人傳公卒時方晨起步郊外歸坐若假寐者  
就枕乃歿或從大霧中見若輿而往者人馬環  
衛如簇於乎所謂考終令命者非耶



總戎雪湖王公行狀

公諱詒字惟綸雪湖其別號也上世由太原徙家燕勝國未有以偏裨守嚴陵者明師至率所部來歸

高皇帝以爲帳前翼元帥賜名暹尋授辰州衛鎮撫後乃更署新安暹之幾世孫曰佑佑生鎧鎧生浩是爲公大父貴雄任俠常與諸少年博醉臥問政山叢塚中夜將半而於隙地聞簫鼓聲已見千旄闐野旛蓋紛綸鐵騎牙璋若侯王鹵簿者旦而跡其地營二親宅兆于茲而公考曰



晟者娶太宜人某遂誕公焉公修省豐下身長八尺餘鬚髯如戟少慕大父之爲人而狹人乃公織嗇學書數歲輒去之曰大丈夫業生將門而乃咕嗶效老學究乎學擊劔劔精學射射命中旁及投壺蹴鞠皆得神解性復豪華耽聲技嘗馳怒馬弄鐵簫作秦聲以自娛食客滿前不問家人產業比弱冠亡其父貲十七八矣而猶大新堂構令棖內可容駟馬車曰他日毋用改作也配張淑人裝故饒悉出佐客寮友有漁餉金而敗者公心憐之而苦橐中罄獨計取給外

家當立辦猶難顯言乃密約曰若引吾吾爲若德遂三木囊頭借待訊而外家金至立解矣一郡稱公長者且足智而公益軒軒豪舉云嘉靖丙辰倭奴嘯海上郡國騷然時宇內承平久尺籍徒具名急而募市人遇敵輒鳥獸散朝議欲藉力西陽土司上司持漢檄往往以老弱應漢將吏因緣爲奸且持空額冒餉督撫楊公聞公名乃由屯田指揮僉事名爲募兵將軍公至而矢慎矢公得勝兵萬人大破倭奴于沈家庄功應上賞文吏或修舊隙中格之遂以父喪歸已



未用督府胡公薦授浙西轉運把總竣事無譁  
壬戌僉書蜀閩值彭山妖民蔡百貫爲亂人情  
洶洶公星夜馳至軍爲言治亂民如治亂繩今  
賊屯聚如蟻出無生徑入多死門急則益爲賈  
樹敵不若解甲誓歸俟彼衆悔禍然後徐勦一  
介宣示恩威將不攻自破當事者竟用公筴縛  
百貫如左券癸亥宣撫薛兆乾以境叛殺州官  
巡撫谷公勒兵進剿飛檄趣公甲子春公至則  
賊勢猖獗甚新創我師諸土司益觀望難使將  
吏上計谷公謂非厚集不可谷心違之公獨慨

然奮曰兆乾井底蛙耳威附虜使卽有衆不翅  
烏合彼風馮其險今天雨雪必解嚴我乘虛而  
破明月關渠且爲元濟續矣某請先諸君繼之  
乃先期密諸哨具萬沙囊壅水上流編木競渡  
夜募死士百餘銜枚急擊兩岸軍聞格鬪則以  
鼓聲佐之賊果棄關宵遁大軍繼入縛兆乾于  
醉臥中捷書至谷公嘆詫以爲神同時諸將皆  
自以爲不及也超拜龍州叅將留兵善後而支  
羅土寇黃中者時時出抄掠爲川東患公念寇  
方據險待勞沃野足食寢假歲月川東恐不知



乃陰募二二三土著從烏道攀藤縋岸下覘賊備  
知賊虛實要害仍令率諸壯士持十日糧入伏  
岑蔚中舉砲爲號發鼓樹旗益爲疑兵久之賊  
且懈忽夜半傳令土漢官兵併力急擊公首下  
牛欄坪餘皆以次下俘馘八百餘招撫稱是黃  
中伏誅甲戌事聞

穆皇帝嘉賜帑金文幣特拜驃騎將軍總松藩兵  
事松方苦喇嘛三部桀驁要脅無已時觀察徒  
有以備兵之任者道出歸化關喇嘛胡服蜂遊  
境上簇擁困折幾瀕殆公距關百里許邏者猝

至卽躬環甲胄子夜抵關虜衆素懼公相率遁  
去觀察以免終公任無復敢桀驁者而公且以  
謗書投劾歸矣歸途遇勝卽介馬登臨圍塲蹴  
蹕至橫鐵簫踰躑馬上效疇昔美秦聲數曲舟  
人莫測所以比入楚偵得尾後數十曹盡綠林  
兒夜聞嘖嘖喚曰此老矍鑠猶故藉第令隨涉  
彭蠡將安逞人始驚服公之奮揚其意固已遠  
矣公歸林下十八年結客愈益勤客愈日益進  
戶外之履相錯也而盡得人人驩附郭有  
高皇帝駐蹕行營因鑿室營旁巖上規池麓間雪



樓風館不離五畝之宮而參差隱見隔塵絕囂  
宛然坐人于員嶠間者歲時伏臘雅歌投壺益  
豪爽自娛絕口不談阿家翁事至其倡義賑窮  
脫人於險而無靳容無德色猶前志也郡邑守  
相雅嚴事公公爲陳可否擇利便霏霏如鋸木  
屑然不及私不佞之始令績也受事郡中公爲  
居停主公時已望七丹顏素髮飄飄紫府中人  
縱飲陸博率卜丙夜酒酣而及張丞相東方曼  
倩之御內人沾沾喜也然雞鳴起應客矣如是  
者累日夕無間不佞竊相語公真異人卽不飛

仙當不百餘歲不止乃不佞方入瑣闥將言公  
善飯于

天子而公溘焉逝矣不佞佐鉅臺之二年長公肖  
湖始以狀請嗟嗟舊壚遠邈隣笛酸辛余欲狀  
公而寧忍爲公狀余不狀公而又誰當任狀者  
公生某年月日時卒某年月日時享年若干歲  
配某繼其子幾人某某女幾適某某孫男幾人  
某某出其某出孫女幾適某字某大抵公之好  
客類四豪節俠類魯朱家用兵闔關髣髴孫吳  
而灑落風流略類鴟夷子母論杜郵淮陰卽廉



馬兩將軍奄奄晚節視公或不無少遜矣長公  
故恂恂其享當益厚問政山之侯王鹵簿自在  
也公其不亡也哉是爲狀

先考妣行狀

先大夫諱文清字思直以字補邑庠生居畔有  
塘曰紫池因以自號而人稱紫池先生云系出  
晉孝子攷家在白鹿景德中二十二世祖吳始  
遷昭仁三傳而秉義郎瓊以禦睦寇死郡事爲  
神而廟食于鄉曾大父訥齋公諱埴成化庚子  
科鄉進士以理學著名公卿間大父核齋公諱  
伉父病嘗糞代兄理獄至感迅雷皆具郡邑人  
物志父東田公諱法磊落好義刱建宗祠規模闢  
遠有魯朱家風娶于馮舉伯子繼娶塘下洋金



氏乃舉公誕之夕金安人夢核齋公呼東田公而色喜曰天不泯予孝義俾獲有是孫也爾舉是是足亢吾宗矣公生而慧崢嶸頭角不類凡兒金安人絕憐愛之然每聞旁舍痘卽謹閉室室中不令出就外傳公聰慧無所發洩則竊縱室中圖畫而習爲丹青遂成墨妙至諸小技簞造其微以故受室而始遊邑庠比中痘年且三十餘矣試而久久不利乃嘆曰吾不有諸兒在乎齷齪作一老蠹魚何益乃發篋悉授網輩少稍習堪輿家言卜築今居步薇山剪其蓬荻而

棟宇之徙居之十年綱成進士十五年而公受封自文林郎至都御史乃歿故鄉人謂公實善堪輿而公之營葬二親與豫作生塚皆自卜也始公卜遷時有田數十畝有鈍婢兩人而綱輩且少不任事雞鳴起躬立斧斤畚鍤間竹頭木屑皆爲部署日入始罷窘苦萬端比受封始稍裕然而刻厲如故也計先後營構垂四十年僅成堂室卑之勿令高大曰後世賢師吾儉土木勝人吾所戒也歲率僮僕樹藝蔬粟至老不休曰吾何人斯而敢不自食吾力然治家大度不



苛細綱輩日侍公未嘗見公手自握算及動聲  
色與人課子毋析秋毫也服食無所芬華坐臥  
不施裯褥布帷布被終其身然性好客客無貴  
賤皆賓之歛贈備至下及臺輿之屬無不豐犒  
而優游者性剛介曲直在前義形於色然至接  
人嬉嬉笑語卽有所欺詐弗逆也邂逅之交一  
飯必報久要生死不渝見人災赫多謝避見人  
危急不啻痛癢之在身也居恒苦痰喘暮年轉  
增顧里巷宗祊事非假重封君莫與治者戶外  
履常滿公間扶病坐榻中鼻息齁齁不能臥猶

必令入告而聽之喘少定呼童提藥裹蔬粥與  
而往矣先妣嘗諫曰盍少休乎公嘆曰爾烏知  
人之急急於我耶以故三十年間宗族之法紀  
無所不修明田廬無所不改闢鄉黨無賢不肖  
信公如筮蔡而公庭訟牒爲之幾空迄今父老  
子弟思公德公問一語及無不感慨欷歔者由  
公未嘗以形骸分爾我以恩怨生異同也嘗邑  
行遇雪雪深沒趾一叟呻吟坑塹中亟停車問  
曰凍跌足骨受傷足幾非吾有矣公亟下令人  
負入旅店中自輟酒殺勞之摩其足贈以藥金



得不死其憫惻好施多此類也公既游膺封典而綱忝列禁近郡邑爭賓致公嚴事之公顧益目眇春惟閭閻利病所關始公言無諱耳嘗白私鹽厲禁以甦肩挑背負之窮民勸催科者歲分十甲而較之令各自清楚勿偏累里長皆邑中善政而人人歸德于公者也公內行淳篤敬事東田公每侍側氣似不息者伯子以公異母故意不能無少嫌而公始末護持不少示瑕釁伯歿而撫其子女特周雖中輟舉子業乎顧益好讀書博聞強記卽稗官野史亦多所涉獵會

心處劄而記之雖冗病不置故其談吐爛漫往往傾坐中人更喜遊覽舟車所至遇名勝必躡登焉而亦饒濟勝之具惟不快于迎養曰奈何而育澤雉于樊中故自續溪金壇至江右居閱月輒芒刺求歸亦不能輓也晚歲或勸其稍自娛樂曰人于天地稱三才藉第令飽食煖衣而無益于成敗之數卽喬松等腐草耳又嘗曰人言毋以心術殺子孫吾知免矣綱之以納言奉使也或謂公曰故事清卿閱歲輒開府郎君之奉常七載乎何濡遲耶公笑曰四品京堂官不



薄吾所慮者人負官耳又嘗語綱曰仕宦當思  
好下場一跌而追奪誥命者夜行不休也既寢  
疾遺言葬地吾已定卽他日更有所卜須勿侵  
官基勿奪寺產勿損人宅墓不爾吾魂魄且不  
安其身教言教如此娶先妣李氏邑庠生文溪  
公女也公少負儻聲每試輒爲諸生首早卒士  
子配許安人舉一女矣再娠而夢電光遶室燧  
燧焰身乃更得先妣安人貴故饒遺孤子厚先  
大夫家僅糊口非匹也先妣至盡脫簪珥遣去  
諸侍兒布衣布裳日治女紅以佐家人之急課

諸子不令遠就傅延之家側而聚徒焉終歲膳  
須綱爲孝廉也而始休累歲修儀皆簪珥機絲  
之積也比卜築之役典用益詘矣所留止一婢  
鴛鴦不中用乃事事躬操之更未斷起治漿粥  
餉諸工日三炊無寧刻夜復辟纏縫紉令綱侍  
讀燈下書聲刀尺聲不丙夜不歇也倦則分啖  
片糕啜茗而寢聞雞復起矣妣故粵者所食  
不盡飯一盂肉一匕箸痰嗽時時作惡僅藉藥  
餌相扶乃其刻苦若此旣四封而爲淑人蠶繅  
猶不去手卽間行兒嬪諸孫嬪家必分其女紅



而佐之或取內則列女傳諸書與之講解問難  
曰詩書自非我輩事然目不知今古而能全煩  
道者鮮矣奉東田公若嚴父聞戶外謦欬聲卽  
改容悚仄金安人雖極愛暱其婉而莊終身不  
替也事先君多所匡正先君間有所督過佃僕  
或不堪必陰爲救解卽不聽亦必有所以慰藉  
之者至隣族則必遣兒輩往修好不遂令其失  
歡也處家庭卑幼煦煦慈和有過不遽加呵叱  
第少示不和之色已無弗凜凜者矣坐如塑立  
如齊進止不失尺寸衣前後襜如也生平直不

去受人一錢卽綱宦歸而恭進一綺亦堅却雖  
製而進猶却也日兒宦久交際多勿以我故滋  
爾費我垂珈而服翟侈矣親隣交際厚往薄來  
兩族無不沾其惠者性更靈異自兒時至白首  
凡所閱歷纖悉無遺觸景則此事屬詞令人惕  
然深省先君歿已哀傷成病矣然殮衣總幕及  
弔客巾經之類猶含淚手裁諸嬾競止之謝曰  
老嬾之事亡人止此矣忍復自愛遂病不復起  
卒三日而殮色益如生云先考生嘉靖庚寅十  
月十九日酉時卒萬曆丙午十一月初三日戊



時享年七十有七初封文林郎金壇縣知縣再封通政使司左通政累封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先妣生癸巳十二月二十二日卯時卒丙午十二月十三日巳時享年七十有四初封孺人再封恭人累封淑人其卒也相距僅四十日以萬曆庚戌七月初六日 欽賜合葬于千祥之王壠午山子向各予祭一壇天啓辛酉以

今上登極恩更贈先考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先妣亦贈夫人云丈夫子三長卽弘綱娶丁氏累贈

夫人繼趙氏累封夫人次弘紀金華所鎮撫以倭功權授朝鮮守備娶施氏季弘綸以貢生歷任貴州平越府同知娶金氏封孺人孫男十一人嘉祐見任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娶三峰盧氏刑部員外郎禹南公女嘉祐邑廩生娶花溪虞氏湖廣叅政紹東公孫女弘綱出嘉祚武學生娶楊氏嘉禎娶郭氏嘉裕邑庠生娶盧氏嘉禘娶陸氏弘紀出嘉禎娶杜氏嘉禧娶陳氏繼胡氏俱庠生嘉禋監生娶郭氏嘉祉庠生娶曹氏嘉禊娶郭氏弘綸出孫女六賢適浦江國學



生一韶憲長張三陽公之子德適國學生李爲  
斗惠適邑庠生趙忠禎端適永康邑庠生王同  
柏方伯廻溪公之子俱弘綱出齊適邑庠生張  
國縉誠適太學生趙明助俱弘綸出曾孫男女  
欽召等若而人玄孫男女淳化等若而人嗚呼  
世所稱創業之家未有不基於勤儉者然或孳  
孳豐殖而利澤輒斬於人或卜世克昌而及身  
未食其報蓋天人之際難哉其言之矣以先公  
之勞苦治生而日益好行其德無寒儉相無富  
貴相兼無人我相在賢者猶或難之先妣兢兢

中溫且惠母儀嬪道視履其旋稱合璧奏乃疏  
榮拜命並在稔年白首同歸去之旬月而賻余  
範土恩卹煌煌則取數于天者亦未爲不厚也  
唯是受封二十餘年而未嘗一日享封君太母  
之樂業有餘痛而綱于先考病不嘗藥歿不視  
含一奔扞罔祇爲戮焉卽經旬湯藥之供更無  
救于母氏悠悠蒼天此恨寧有極耶所幸在人  
君子不鄙而賜之華袞俾泉室之光將于綸縉  
庶幾藉以少康乎瀝血次狀一字一淚惟台  
憐而命之綱等無任激切哀懇之至



羣玉山房文集卷之七

婺東許弘綱著男

嘉祐  
嘉祐

孫欽堯訂梓

欽充

欽充

曾孫

淳鉞

元孫

脩來

重輯

贊

高伯祖考尚德公像贊

嗚呼此高伯祖尚德公遺像也公歿垂百年而流風餘韻無不願為執鞭者以某所聞于祖父



則繼述亢宗其大致也且弟兄生不異爨死不  
異塚撫二孤侄分予獨饒而不私其子也從始  
有積至素封治生良苦乃規模宏遠而意氣豁  
如其慕義甚於飢渴而未嘗私其財也年逾三  
十已見二毛然遇邑屋繁鉅事必挺身任之至  
老彌篤而未嘗私其力也以故宗推祭酒鄉藉  
筮龜邑大夫且下榻賓之而不敢以布衣畜蓋  
英風如劇孟而不廢萬石之孝謹賑施若魯朱  
家而人畏公知且畏公短駮駮與彥方太丘爭  
烈矣今瞻遺像風骨稜嶒癯然山澤而神彩內  
含溫文可掬蓋望而知爲長者映帶不已多乎  
謹肅拜稽首而爲之贊贊曰

西偏之許譬彼滄注沂流而筏其源孔賒樵  
隱鵲起濟以八華聲名文物蔚然故家繩武  
維公肫肫孝友靡蠱弗新靡樞弗紐挹彼醇  
醲載之盈缶其德彌陰其光彌樛天之所祚  
乃壽而康卜世其昌惟公之慶於戲不忘



高祖妣王安人像贊

文忠之孫齊山之子窈窕好述惠然片紙匪是  
 先民孰能爾爾壻既觀光公方應仕冰玉輝輝  
 千秋艷美何物忌盈垂成造毀稱未亡人韋論  
 五紀外侮內証一生九死卒撫諸孤苾芬孝祀  
 抱孫及曾紉蘭茝藹仰視蒼天俯鑒明木為報  
 夫君可以暝矣

曾祖妣龔安人像贊

猗歟淑質誕自望宗徽音洎泚令範璜琮櫛縱  
 待旦轉饁為容弼成祖德錡然大鏞布衣之急



玉山房集 卷之七  
風雷畢從太丘表正王姬肅雍綿綿世澤乃基  
而塘本支百葉念此芳蹤

祖妣金安人像贊

蜀川之陽綠窗鍾秀機杼天孫羽儀靈鷲匪精  
女紅亦涉羣史克明克章以相夫子蘋蘩蒲荀  
旣馨且腴中人之產埒於郇廚或相好兮爾隣  
爾黨含飴美孫如珠在掌深惟餘慶食報宜還  
嫁女娶嬪務勝吾家憶我王父里推彥方嘉賓  
益友藉此敬姜嗟嗟纒笄乃宏遠謨女中丈夫  
亶其然乎

叔祖老周字公像贊

稜稜而貌炯炯而睡雕龍繡虎霽月光風尊酒



長浮客座纖塵不到胷中知之者謂青蓮故謫  
仙之籍不知者嘆昌黎有未送之窮嗚呼香山  
洛社蘭皋桂叢何可一日無是公而胡奪之者  
之恩恩天道張弓胤乃昌隆

少軒兄像贊

吾翁若翁同日娶而綱與兄同日生族有奇評  
綱漸碌碌兄乃錚錚爲蠱用譽爲吳柔貞惟敏  
華而就實故利用而全名尚德公之堂構幾虧  
而成兄之爲楹仰瞻遺像示我典刑

龍光侄像贊

溫溫爾貌謏謏爾儀不雕不飾晶光陸離箕裘  
克紹替履成宜一門之慶萬石之遺天雖少吝  
乎靈椿之寶籙而所申錫者玉樹之瓊枝音容  
如在邇有遐思



岳父華南丁公像贊

頽而髯鵠立而鳶肩是以永年望之昂然仰之  
嬉然而迂物物莫能迂旃不知者以爲計然之  
嗃嗃知之者以爲萬石之翩翩蓋富而仁義附  
焉昌而熾庶而賢吾以券于天

岳母許安人像贊

家人嗃嗃安人溫溫以鎮巖天下攘攘安人坦  
坦以厚往婦子嚶嚶安人業業以自持豐其德  
嗇其壽縮其前伸其後張弓者天其然其然



少華丁公像贊

頥然而秀粹然而豐侃然者未人以介石而盎  
然者坐我以春風萬石耶太丘耶孟公耶而胡  
爲乎壽不滿德祿不逮躬造物者不盡寄其真  
于丹青之筆固將食其報于純白之衷我題君  
容爲君深深

鶴亭丁公像贊

試爾以官華不掩素混爾于俗圓不剝方不以  
計然而競雖末不以鳩愛而廢書香故歸有陶  
令門前之松菊而生有司空塚畔之杯觴嗒然



而往倏焉而藏乃所以度越乎尋常嗚呼嗚呼  
永年若嗇永徽則長爾豐爾下爾後其昌庶幾  
乎亡而不亡

節嬪朱母薛太孺人贊

寶婺之精仙華蠱焉毓爲女德其馨若荃爲遊  
者矢爲奇者延翁旣隕珠而不廢甘旨之奉  
能式穀而庶稱繼體之賢曰代吾夫子而子代  
吾夫子而父莞莞七袞慰彼九泉嗚呼而失而  
天而全而天是足以風夫士行二三其德者爲  
之泚頰而瞿然

汝用先生像贊

猗歟汝用席上之珍數奇和寡竟老斲輪七袞  
修齡倏焉過隙千秋遺像聊爾傳薪不替不繼



荷衣角巾念君鬱勃令我酸辛吁嗟乎昔之真  
形于今爲幻今之幻影于後爲真惟於幻處  
君之縣解而於真處襲君之芳醇乃所望於後  
人

冲元楊公像贊

昔見君面馥郁蘭心今見君像依稀谷音胡哲  
人之易萎等靈物之銷沉吁嗟乎君材冠玉君  
度式金住世雖淺出世實深宮車肅肅庭桂陰  
陰是宜有譽于今

彬明葉兄像贊

藍田雙壁蔚爲世珍文明彩筆淑質和淳佳兒  
佳嬾耀我師門乃白玉樓中倏作修文之客懷  
清臺上未宣旌異之綸青衿綠鬢兩兩傷神天  
固將其以若嗇若留者輝山媚澤而以其大來



大定者貽後葉之蓁蓁是所謂福善而壽仁

岳父趙處士公像贊

不豐于頤不忒其儀不良于賈不詭其馳識精  
藻鑑志邁等夷昂昂野鶴郁郁江蘼斯其爲古  
人之友今人之師噫嘻謂天有知翁數何奇謂  
天無知翁酬若地而何言滿志於門楮

岳母虞安人像贊

耄而翼合其醇淑慎而嘯以宜家人蠶繅不歇  
于手而羅綺不周于身以安吾貧壽仁仁壽視  
斯真與善善信以俟來者之振振



廸吾蔣翁像贊

龐公之居子真之谷林類之裘孟光之服花下  
夷猶膝前課讀依稀南極老人脫帽露頂于阿  
母綺窗間玉女金童蹁躑馥郁壽而康富而穀  
真樂田園何官何祿顧我披圖傷心觸目風塵  
漫漶老萊衣徒悵望白雲之茅屋

處士丁公像贊

鵠峙而鸞騫者公之貌耶雲流而鸞動者公之  
才耶熏篋琴瑟以永以諧庭闈之內益若春臺  
公之所以自樹其芳芟趨人之緩急而不私其



力急人之情好而不有其財公之所以冠卓乎  
倫魁死生之際了了安排無恐怖亦無罣礙公  
之所以解縣于去來容存音邈顧而徘徊真耶  
幻耶余爲之恍然若晤而恫乎其有餘哀





